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基督山伯爵

〔法〕大仲马



基督山伯爵(二)



王俊金 白庆德 译

目 录

第三十四章	露面	(317)
第三十五章	处斩与狂欢	(341)
第三十六章	罗马的狂欢节	(354)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的陵墓	(370)
第三十八章	订期相见	(385)
第三十九章	来客	(393)
第四十章	早餐	(411)
第四十一章	介绍	(422)
第四十二章	伯都西奥先生	(434)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别墅	(438)
第四十四章	为亲报仇	(445)
第四十五章	血雨	(463)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474)
第四十七章	灰色斑马	(486)
第四十八章	人生态度	(497)
第四十九章	海蒂	(507)
第五十章	摩莱尔一家人	(511)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丝琵	(520)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530)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勃脱	(545)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起落	(562)
第五十五章	卡凡尔康德少校	(574)

第三十四章 露 面

弗兰士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让阿尔培参观斗兽场,可以不先经过任何一个古代的废墟,这样,游客就不会因对其他废墟心理上已逐渐适应,而对这座伟大建筑物宏伟气概颇有微词。这条路线是顺着西斯蒂尼亚街走,在圣玛丽-马热尔教堂前横切过去,穿过乌尔巴纳街和圣皮得罗街进入凡科利街,然后直达斗兽场街。

此外,这条路线还有一个优点:派里尼老板向弗兰士叙述的故事,居然连他那神秘的基督山东道主也被卷了进去,这在他脑子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象,而这样的走法,就决不会让他分心了。于是他在车厢的一角,双手托住下巴,不断对自己提出来一大堆疑问,然而没有一个问题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况且说,还有一件事也让他想起了他的朋友水手辛巴德,这就是强盗和水手之间的神秘关系。派里尼老板说,在渔民和走私贩子的船上万帕都能找到安身之处,这不禁使弗兰士想到了与那两个科西嘉强盗及小游艇的船员共进晚餐的那件事;仅仅为了把那两个人送走,那艘小游艇还特地绕道开到波托韦基奥港去了一趟。伦敦旅馆的老板也曾提到了基督山的主人自报的那个名字,这就向他说明:他不只在科西嘉、托斯卡纳和西班牙沿海地区,而且在皮翁比诺、奇维塔韦基亚、奥斯蒂亚和加埃特海岸,扮演了同一个友好的角色;在弗兰士的记忆中,他本人也提到过突尼斯和巴勒莫^①,这也证明他的交游非常广泛。

虽说年轻人这会儿是全身心地沉湎在这种回忆之中,但一当斗兽场废墟那硕大无朋的、黑乎乎的轮廓矗立在他眼前时,这些回忆就随即殆尽了。月亮透过斗兽场上一个个洞口,倾泻下缕缕惨白的

^① 意大利城市,西西里岛的首府。

光芒,仿佛是从幽灵鬼魂的眼睛里射出来的。马车在 Mesa Sudans^①前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马车夫走上去打开车厢门;两个年轻人从马车上跳下来,迎面站着一个导游,仿佛是从地下刚钻出来的。

由于旅馆的导游是跟着他俩一起来的,这下他们就有了两位。

再说,在罗马,同时雇用几个导游的情况已司空见惯:当您踏进旅馆大门时,普通导游就会找上您,一直到您出城的那天为止,除此而外,每一处名胜还有专门导游,我甚至要说在名胜的每个景点上都有。因此读者想想吧,在斗兽场导游还少得了吗,既然这个斗兽场确实不同凡响,连马提雅尔^②都说过:

“孟斐斯^③不必再向我们吹嘘它那荒诞的奇迹——金字塔了,人们也不必再歌颂巴比伦的奇观异景了,与恺撒子孙建造的圆形剧场^④那叹为观止的工程相比,他们都得让位;用尽一切赞美语言来颂扬这座建筑都不是为奇。”

弗兰士和阿尔培并不想逃避这些导游的盘剥。更何况,只有这些导游才有权擎着火把周游这座名胜,没有他们麻烦将会更大。所以,他们没作任何抵抗,任凭这些带路人随意处置了。

弗兰士已经游览过十次了,他知道怎样去观赏。然而,既然他的伙伴是个新手,又是初次踏进弗拉维·韦斯巴芗^⑤的这座古迹,我得承认是该夸他几句,尽管几个导游在一旁喋喋不休,他仍然对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要不是亲临其境,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废墟居然还如此有看头儿;南方的月光仿佛西天落日的余辉,在它的神秘的光芒照耀下,那所有参差不齐的残垣断壁又仿佛放大了一倍。

因此,当耽于沉思的弗兰士在废墟的内廊下走了百来步,他就让

① 意大利文:苏丹台地。

② 马提雅尔(约 38/41 - 约 104):罗马著名铭辞作家。

③ 孟斐斯是埃及古王国都城,位于尼罗河两岸。孟斐斯墓地有埃及著名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

④ 指罗马斗兽场。

⑤ 韦斯巴芗(9 - 79):罗马皇帝,弗拉维三朝创立者,罗马大斗兽场即为他在位时建造的。

阿尔培跟着导游走，自己则登上一个残缺不全的梯级；幸好这些导游是不会放弃那一贯的权利，会指引阿尔培仔仔细细地参观狮子沟、斗士休息室和恺撒家族的看台的。他见他们慢悠悠地一路往前走，就径直走到一根面向缺口的廊柱的阴影下坐下来，这样，蔚为壮观的大理石建筑便一览无余了。

弗兰士在那儿坐了大概一刻钟，他把自己埋进一根廊柱的阴影里，不时地看看阿尔培，后者在两名手拿火把的人指引下，刚从斗兽场另一端的一道门出来，这一行人犹豫紧跟着一簇磷磷鬼火的幽灵似的走下一级级台阶，向童贞女^①专用的休憩处走去。忽然，他仿佛听见从废墟的纵深处有一块石头滚落下来，这块石头是从他选定的台阶对面的那个台阶上滚落下来的，正巧落在他坐的地方。其实，一块年代久远的石头松动了，一直滚到底并不为怪，可是这一回，他觉得这块石头是某个人用脚踩下来的，尽管踩动石头的那个人尽量放轻脚步，但他似乎仍然感到脚步声移近了。

果然，一会儿工夫，一个人出现了，他延着台阶往上爬，他的身影也就渐渐清晰起来，因为弗兰士对面的上方开口处是被月光照亮着的，所以越往下去，梯级就越深入到暗处了。

此人可能同他一样也是一个游客，他宁愿独自深思也不爱听他的导游那喋喋不休的无聊话，因此，他的出现也没什么可以使他感到惊讶的；可是看他走上最后几级台阶时那瞻前顾后的样子，又看见他走上平台之后停下来，犹如在倾听什么的神态，显然，他来这里有着特殊的动机，他是在等候什么人。

弗兰士不由自主地最大限度缩到廊柱的背后。

离他俩呆着的地面十尺高处，穹顶开裂，有一个圆洞口，大如同一口井，从那儿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

或许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洞口始终为月光留下这个通道，在它周围，生长着一簇簇荆棘，在沉沉的深蓝色的苍穹之下，浮现出它那绿

① 指专司家庭生活贞洁的女神维斯太的神庙中的侍女。

色的倩影，而粗壮的青藤和一束束常春藤从这高高的平台上垂落下来，在穹顶下，犹如飘动的缆绳、轻轻摇曳。

神秘人出现引起了弗兰士的注意，此刻他呆在半明半暗处，尽管弗兰士看不清他的脸，但光线还不至于太暗，因此他尚能辨别出来者穿的衣服。此人裹着一件宽大的褐色披风，下摆的一角向上提起搭在他的左肩上，把他的下半张脸遮住了，而他的宽帽边则盖住了他的上半张脸。从洞口射进来的斜斜的月光只能照亮他的下半身衣履，因此还可以看得出他穿的一条黑色的长裤，裤管掖在一双得体的、雪亮的皮靴里。

不用说，这个人就算不是贵族，至少也属于上层社会。

他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开始显现出不耐烦的样子，突然在上面的平台上，响起了轻微的声响。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截断了光线，原来是洞口中间出现了一个人，他以锐利的目光向黑暗处探索，看见了身穿披风的人；他马上抓住了一把垂挂着的常春藤，顺着飘荡的藤滑下去，到了离地面三、四尺时，便敏捷地跳下来。此人穿着罗马台伯河右岸的特朗斯泰凡尔人穿的全套服装。

“对不起，阁下，”他用罗马方言说道，“您久等了。可是，我只迟到了几分钟。圣让·德·拉特朗教堂钟楼刚刚敲过十点。”

“不是您迟到了，是我提前了，”陌生人用纯粹的托斯卡纳方言说道，“所以别客气；况且，您让我等了，我料想您也不是存心的，一定有事缠身吧。”

“果然如此，您说对了，阁下；我从圣仙堡来，费了好大劲才与贝波谈了一次。”

“贝波是谁？”

“贝波是监狱的一个管理员，我给他一小笔定期年金，他替我打听到教皇陛下堡内的情形。

“哦！哦！我看出您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亲爱的朋友。”

“那能怎么办，阁下！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我本人有朝一日也会像这个可怜的佩皮诺一样被抓进去；那时我也需要有

一只老鼠来把我的牢房上的铁丝网咬断哩。”

“说来说去，您了解到了什么情况？”

“在星期二的两点钟要处死两个人，每逢重大节日开始的时候，罗马总有这套规矩。一个犯人被判锤刑^①，他是个坏蛋，抚养他的神甫被他杀死了，根本不值得同情。另一个被处斩刑^②，他就是可怜的佩皮诺。”

“那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您不信使教皇政府居无宁日，而且使邻近的王国人心惶惶，他们正需要杀一儆百哩。”

“可是佩皮诺甚至都没有加入我的队伍哪；他是个不幸的牧羊人，要说有罪，也只是提供了一些粮食给我们罢了。”

“这就完全可以把你们看成同谋了。所以您瞧，他们对他格外优待；假如哪一天他们抓住您，那您也知道，他们是会判您锤刑的，而对他不是这样，只是判他上断头台。再说，这也能使老百姓多看点热闹，欣赏节目的喜好各有不同嘛。”

“还没算上我为他们准备的一个节目，那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特朗斯泰凡尔人紧接着说道。

“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说一句，”穿披风的人又说道，“我觉得您正准备做一件蠢事。”

“为了使那个可怜虫免受死刑，我可以付出一刀，他为了帮我，现在陷于困境。圣母在上，假如我不为这个好心的小伙子尽点力，我就要把自己也看成是一个懦夫了。”

“那么您打算怎么做呢？”

“我将在断头台周围安排二十来个人，他被带上去时，我发出暗号，我们就手握匕首，把他劫走。”

“这个办法，我以为我的计划肯定比您的强。”

“您的计划是什么，阁下？”

“我把一万个皮阿斯特给某个我熟悉的人，希望他同意把佩皮诺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mazzolato。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decapito。

的死刑推延到明年执行；而后，在这一年里，我再把一千个皮阿斯特给另一个我熟悉的人，让他帮助佩皮诺越狱。”

“您觉得能成功吗？”

“Pardieu^①！”穿披风的人用法语说道。

“您说什么？”特朗斯泰凡尔人问道。

“我说，亲爱的，我只身一个用金钱收买，要比您和您手下的人用刀子、短枪、马枪和火枪有用得多。还是我去做吧。”

这实在太好了！；可要是您失败了，我们还是随时准备干的。”

“假如您愿意，你们就随时作好准备吧，不过请相信，我会拿到他的特赦令的。”

“请您注意，后天就是星期二了。您只有一天时间了。”

“那又怎样！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每小时有六十分钟，每分钟有六十秒，在八万六千四百秒内可以做成许多事哩。”

“假如您成功了，阁下，我们如何能知道呢？”

“这个不难。我租了罗斯波利咖啡馆^②的最后三个窗口；倘若我得到了特赦令，则拐角处的两个窗户会挂上黄色锦缎，而中间的窗户挂上白色锦缎，上面还有一个红十字。”

“好极了。那么谁递交特赦令呢？”

“您派一个化装成苦修士的手下人给我，我会把特赦令交给他的。他靠了那身衣服，可以一直走到行刑台下面，把公文送给苦修士行列的领班，由他转交给刽子手。在这之前，请把这个消息告诉佩皮诺，以防他恐惧至死或变成疯子，否则，我们可要为他白白花一笔冤枉钱了。”

“请听我说，阁下，”特朗斯泰凡尔人说道，“我对您绝对忠诚，您对此深信不疑，是吗？”

“我想是这样。”

“好！假如您把佩皮诺救出来，今后我对您就不只是忠诚，而是

① 法文：当然啦。

② 下文又有“罗斯波利宫”之说，其实指的是一个地方。

绝对服从了。”

“您可要好好想想您刚才说的话呵，亲爱的！也许某天，我真的会提醒您，因为也可能在某天，我本人也需要您……”

“行啊，阁下；您在需要我的时候尽可找我，就如现在我需要您的时候找您一样；到那时，哪怕您在世界的另一个尽头，您只需给我写上这么一句：‘干什么什么事’，我就去干，我发誓……”

“嘘！”陌生人说道，“有声音。”

“是游客拿着火把参观斗兽场吧。”

“不要让他们看见我们在一起。这些导游都是探子，会认出您来的；尽管您的友谊十分珍贵，我亲爱的朋友，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关系亲密的话，那么我还真担心这种联系会多少使我丧失信誉哩。”

“那好吧，如果您得到特赦令？”

“那么带红十字的白色锦缎就会挂在中间窗户上。”

“假如您拿不到？”

“三个缎面都是黄色的。”

“那时怎么办？”

“到那时，亲爱的朋友，您可以随意动刀子，我同意您这样做，并且我也会在那里看您动武的。”

“再见，阁下，全靠您了，您有事也包在我身上吧。”

说着，特朗斯泰凡尔人在梯级上消失了，那个陌生人用披风把脸遮住了，从离弗兰士两步远处擦过去，顺着外圈阶梯而下，走到比武场上了。

过了一秒钟，弗兰士听见他的名字在穹顶下震颤，阿尔培在叫他。

他等那两个人走远了，不让他们知道刚才有个第三者在偷听，即使他没有看清他们的脸，但他们交谈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得一清二楚。解除了这层顾虑之后，他才去应答他。

过了十分钟，弗兰士乘在马车上直奔伦敦旅馆而去，一边心不在

焉地听着阿尔培依据普林尼^①和卡尔皮尼乌斯^②作品内容，唾沫横飞地说着铁丝网如何防止猛兽扑向观众的问题。

他让他尽情发挥，不去反驳他；他极力想独自呆着，以便集中精力去思索刚才在他眼前发生的那幕情景。

在那两个人中，一个肯定是陌生人，他第一次看见他，听到他说话；但另一个人情况就不同了；尽管他那张一直埋在黑暗中或是藏在披风里的脸无法让人看清，但他的嗓音在他第一次听见时就可以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所以只要再听见这嗓音，他就能认出来。

特别是在他那略带揶揄的语调里总有一种尖利的、金属般的声音掺在其中，这声音使他不寒而栗，上次在基督山山洞里是如此，这次在斗兽场的废墟里亦是如此。

所以，他相信这个人就是水手辛巴德。

既然这个人已引起他如此之大的好奇心，倘若换了一个情况，他肯定会去招呼他的；但是这一次，他方才听到的谈话过于机密了，他不得不克制自己，他有理由担心他的出现会让那人不悦的。所以，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他看着他走开没去叫他；不过，他暗下决心，如果下一次再看见他，他不会再像第一次这样失去机会了。

弗兰士满腹心事，辗转难眠。整个夜间，他都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温与山洞的人和斗兽场的人有关的种种细节，而这些细节又都自然而然地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变成是同一个人；弗兰士愈想，这个看法就愈坚定不移。

拂晓时分，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所以他一直睡到很晚才起床。阿尔培作为道地的巴黎人，早已安排好当晚的活动。他已派人到阿根廷剧院去订一个包厢。

弗兰士要写好几封信发回法国，所以整个白天马车都由阿尔培去支配了。

下午五点钟，阿尔培回来了；他是身上带着几封推荐信了去的，

① 罗马自然学家，公元二三年出生。

② 公元三世纪左右出生于西西里的一位田园诗人。

所以得到了参加所有晚会的请柬，并且已经把罗马游览了一遍。

一个白天足以让阿尔培把这一切处理好了。

他甚至还有时间打听到上演哪场戏及其演员阵容。

戏的名字叫《巴里西娜》，利塞利、莫里亚尼和拉斯贝施是演员的名字。

显而易见，两位年轻人还挺走运，他们即将观赏到《拉默莫尔的未婚妻》^① 的作者的最优秀的一个剧本，而且是由意大利最著名的三位艺术家演出的。

阿尔培一直不习惯在山那边的^② 剧院里看戏，举例说，观众不能接近乐队一步，剧院里不但楼厅，就连敞顶包厢也没有，这对一个在巴黎的意大利剧院总有一席隔开的单人专座，在巴黎歌剧院享有一个包厢的人来说未免太简陋了。

然而这并不妨碍阿尔培每次在与弗兰士同去歌剧院时打扮得花里胡哨的；但这身衣装算是白穿了，因为不得不承认，使这位堪称代表我们的时尚人物不解的是，他在意大利四处闯荡了四个月，居然还没一次艳遇。

有时，阿尔培也试着为此说几句笑话；但他在心底里感到屈辱不堪；他，巴黎最受欢迎的一个年轻人，居然会落到这么难为情的地步。按照我们可爱的同胞的谦虚习惯，阿尔培在离开巴黎时确信无疑，他在意大利会大获全胜，回来后，他将他的种种风流艳事介绍一番，就是林荫大道上的一桩乐事，如今落到这一步，他就更加恼火了。

迷人的热那亚、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伯爵夫人们不仅忠于她们的丈夫，而且还忠于她们的情人，阿尔培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意大利女人至少比法国女人多一个优点，这就是对她们的不忠贞却是忠贞的。

我不愿说，在意大利同在随便哪个国家一样，无一例外。

然而，阿尔培不但是一个英俊、潇洒的骑士，而且也是一个聪明

① 司各特的小说，题材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相仿。

② 意为在阿尔卑斯山南边的；此处指意大利的。

的人；再说，他还是个子爵；尽管，他是新的贵族阶层的子爵，但在今天，人们也不去追本溯源了，是一三九九年的还是一八一五年的都无伤大雅！不仅如此，他还有五万利弗的年金，不用说，要成为巴黎的时髦人物，这是绰绰有余了。因此，在他游览过的任何一个城市中，还没有一个女人正儿八经地注意过他，这倒确实多少有点儿委屈他了。

所以说，他原打算在罗马把损失补回来。狂欢节的几天是极乐纵欲的日子，哪怕最一本正经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干出某件荒唐的事儿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对这个值得称道的民间习俗都要庆祝一番。既然狂欢节在次日开始，那么阿尔培在开幕前大做广告是十分重要的。

出于这个考虑，阿尔培在剧院租了一个最显眼的包厢，启程前，把自己打扮得尽善尽美。他坐在第一排，相当于我们法国的楼座。但是，前三排都是清一色贵族化的，所以，人们称之为“贵族包厢”。

不但如此，为了这个坐上一打人也显得拥挤的大包厢，这两个朋友花的开销却要比在巴黎音乐戏剧院的四人座包厢还少些。

阿尔培还有另一个希望，这就是假如他能博得一个罗马美人的芳心的话，那么他就自然地也能在她的马车上占有一个 posto^①，从而便能高踞在贵族专车上或是在亲王的阳台上俯视狂欢节的盛况了。

这些考虑让阿尔培兴奋异常，他以往从未这样激动过。他背对演员，让自己的上半身倾出包厢之外，用他那六寸长的双筒望远镜窥视所有的漂亮女人。

无论阿尔培如何摆弄，没有一个美人儿对他回头看一眼，甚至连一点好奇的表示也没有。

原来，每个观众都在谈论自己的琐事、恋情、娱乐、次日开始的狂欢节和下星期的圣周，至于演员和戏的本身则无人关注，当然也有些例外情况；那时，大家又都回过头来，不是静听科塞利朗诵一段、为莫

① 意大利文：座位。

里亚尼某个精彩的动作鼓掌，就是为拉斯贝施喝彩叫好；之后，台下各式各样的交谈又继续进行。

到第一幕接近尾声时，一个一直空着的包厢的门打开了，弗兰士看见一个女人走进去，他曾有幸在巴黎被人引见给她，并且一直以为她还在法国。阿尔培看见那个女人出现时他的朋友悸动了一下，便朝他转过脸来。

“您认识这位夫人？”他问道。

“不错，您觉得她怎么样？”

“十分可人，亲爱的，是一位金发美人。啊！多么令人艳羡的头发表哪！她是法国人吗？”

“是威尼斯人。”

“您如何称呼她？”

“G 伯爵夫人。”

“啊！我知道她的芳名，”阿尔培大声说道，“有人说她的智慧同她的美貌一样闻名。在最近一次德·维尔福夫人举办的舞会上，她也在，我本可以请人把我介绍给她的，但错过了机会，一想到此，我真是觉得愚蠢至极哩。”

“您愿意我来帮您弥补这个损失吗？”弗兰士问道。

“什么！您与她如此熟悉，竟能把我介绍到她的包厢里去？”

“曾经十分荣幸地与她交谈过几回；所以，如您所知，有这样的交往，引见一下决不会显得唐突的。”

这时，伯爵夫人瞧见了弗兰士，向他做了一个优美的手势，他谦恭地点了一下头以示回敬。

“哟！我觉得您和她挺情投意合的？”阿尔培说道。

“嗨！您这就错了，这就是使我们这些法国人在国外不断招人笑话的原因；我们总喜欢以巴黎人的想法去看待一切，实际上在西班牙，特别是在意大利，永远不要把男女之间的亲密友谊看成暧昧关系。我与伯爵夫人之间只是互有好感而已。”

“心灵上的好感？”阿尔培笑着问道。

“不，思想上的，仅此而已。”弗兰士认真地答道。

“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好感的?”

“在斗兽场的时候,就如我们一齐参观时的情形一样。”

“在月光下?”

“不错。”

“就你们两个?”

“差不多!”

“你们谈到了……”

“死人。”

“哦!”阿尔培大声说道,“这可太有意思啦。好嘛!我么,我向您担保,假如我能在这么一次散步中为美丽的伯爵夫人做一回骑士的话,我一定会同她谈谈活着的人。”

“那您也许就错了。”

“以后再说吧;您愿意像刚才说过的那样,把我介绍给她吗?”

“帷幕一落下就去。”

“真要命,第一幕也太长了点!”

“听听这一段吧,可美了,科塞利唱的太精彩了。”

“嗯,可是身材太差!”

“拉斯贝施演得活灵活现,天衣无缝。”“您知道,当人们听过松塔^①和马利布兰^②歌唱的话……”

“难道莫里亚尼没有处理得恰到好处吗?”

“我不喜欢棕色头发的人扮演金黄色头发的角色。”

“啊!我亲爱的,”弗兰士转过脸去说道,而阿尔培却继续用望远镜在看,“说实在的,您的要求也太高了。”

帷幕终于落下,马瑟夫子爵心中十分喜悦,他拿起帽子,整了整头发、领结和袖口,伯爵夫人向弗兰士那探询的目光,做了一个手势,告诉受欢迎的,于是弗兰士为满足急不可耐的阿尔培,不想再浪费时间,便绕过一个半圆形的圈子,去敲伯爵夫人所占的第四号包厢的

① 松塔(1806-1854):德国女高音歌唱家。

② 马利布兰(1808-1836):西班牙女中音歌唱家。

门。他的伙伴紧随其后，在去包厢的路上，他趁机平整了一下起身时在衬衣领口和上衣翻领上所形成的褶皱。

按照意大利习俗，在包厢前面坐在她身边年轻人立即起身，让位于新来者，如果再有人来访，则新来者同样应该让位。

弗兰士向伯爵夫人介绍阿尔培时，说他凭其社会地位和才能，不愧为我们最卓越的青年之一；更何况，这话也没错，在巴黎，在阿尔培生活的圈子里，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骑士。他还说，阿尔培没能趁伯爵夫人在巴黎逗留的机会让人引荐给她，感到非常失望，因此就委托他弥补这个过失，所以，他请求伯爵夫人原谅他的唐突，让他完成这趟使命，实际上他本人还需要另一个人向她引荐哩。

伯爵夫人一面向阿尔培妩媚地笑笑作为回答，一面把手伸给弗兰士。

阿尔培在她邀请下，在前面的空位上就座，弗兰士坐在伯爵夫人后面的第二排。

阿尔培找到了一个精彩的话题，这就是巴黎。他向伯爵夫人谈到了他俩都知道的地方。弗兰士明白他已使出浑身解数，就随他干下去，自己只是向他要来了巨大的双筒望远镜，也开始在观众席上扫视。

在他们对面的第三排的一个包厢里，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人自个儿坐在前座，她穿着一套希腊服装，显得大方得体，很显然，这是她平时穿的便服。

在她身后，一个人影坐在暗处，不可能看清他的面容。

弗兰士打断了阿尔培和伯爵夫人的交谈，问后者是否认识那个美丽的阿尔巴尼亚女人^①，说她不仅该得到男士们的青睐，也值得女士们注意。

“不知道，”她说道，“据我所知，她在这个季节初就在罗马了；因为在戏剧节开场那天，我就看见她坐在现在的位子上，这一个月，她

^① 阿尔巴尼亚境内多希腊族人。

每场必到，有时由一个男子陪着——此刻他正与她在一起——有时后面只是跟着一个黑奴。”

“您觉得她怎么样，伯爵夫人？”

“美貌绝伦。圣母大概很像这个女人。”

弗兰士和伯爵夫人相视一笑。她又重新与阿尔培交谈下去，弗兰士则继续用望远镜看他的阿尔巴尼亚美人。

帷幕升起，芭蕾舞出场。这是意大利最优秀的芭蕾舞之一，郭利将其搬上舞台，他作为编舞者，在意大利享有盛名。在这场芭蕾舞中，所有的演员，上至主角下至最次的配角都表演出色，以致一百五十来人抬手举足动作一致而且整齐。

这场芭蕾舞名叫《波利斯卡》。

弗兰士完全被希腊美人吸引住了，所以尽管芭蕾舞十分精彩，他也无心顾及。而她呢，她却显然对这场舞有着浓厚的兴趣，与陪伴她的男子漫不经心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在这部舞蹈杰作演出时，没挪动过一次身子，尽管乐池里的喇叭声、铙钹声和铜锣声非常喧闹，他似乎仍在酣睡之中，享受那天赐的闲情和恬适。

芭蕾舞结束了，在如痴如醉的观众疯狂的掌声中，帷幕徐徐落下。

意大利歌剧院有个传统，在两场之间有一段芭蕾舞，这样，幕间休息时间就很短，而当舞蹈演员在抬腿、转圈之际，歌剧演员就可以休息和换装了。

第二场的序曲开始了。琴弓刚拉几下，弗兰士就看见酣睡者徐徐地抬起身子，倾向希腊美人，后者回过头来同他说了几句话，双肘又靠到包厢前沿的栏杆上了。

交谈者的脸始终沉在暗处，弗兰士一点也看不清他的容貌。

帷幕拉起，弗兰士情不自禁地被演员们吸引住了，他的眼睛立刻离开了希腊美女，转向舞台。

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二场是由“睡梦”的二重唱作为引子的。巴坦克西娜睡着了，在睡梦中向阿佐泄露了对乌哥的爱慕之心，被欺骗的丈夫妒火中烧，恼羞成怒，他确信他的妻子对他不忠，把她叫醒，并